

《道德经注释》李函虚 著

序

纯阳先生序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六章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八章
第四十九章
第五十章
第五十一章
第五十二章
第五十三章
第五十四章
第五十五章
第五十六章
第五十七章
第五十八章
第五十九章
第六十章
第六十一章
第六十二章
第六十三章
第六十四章
第六十五章

第六十六章
第六十七章
第六十八章
第六十九章
第七十章
第七十一章
第七十二章
第七十三章
第七十四章
第七十五章
第七十六章
第七十七章
第七十八章
第七十九章
第八十章
第八十一章
老子真传

序

神仙以老子为宗。老子处世，事事不与人争。外捐荣华，内养生寿。安和定静，无为自然。然无为，则凡天下之异端邪术，竞躁纷纷，诡怪奇行，机诈扰扰，皆非老子之教也。曰自然，则所行所作，顺情合理，体造化而流行可知也。守中无边，观空无相。致虚守静，深藏若虚。不矜奇，不立异，故史书称古隐君子。《道德》五千言，援古语以立论。治世、修身，皆可用也。吾侪平日读《道德经》，虽不解其义蕴，而存心操品，窃愿学焉。深山穷谷之间，同心二三人作为侣，出入烟霞，携杖而歌圣化，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以是为藏拙云耳。

一日，游道观间，见有《圆峤外史》数函，讲论延年之学，不失老子之道。其中有《十三经注解》，皆老子书也。《道德》一注，最为精详。末附《循途九层》，更为切近浅显，因询黄冠曰：“树下先生，何人也？”曰：“隐于农者也。”乃访先生于卷山，许为巢由同调，授以真机。

退而刊《十三经》，存于书肆，以著先生婆心。外将《道德》、《九层》印送琳宫梵宇。是书也，简编少而真诀全，我数人便于行习，成己成人，其在斯乎？并念受书为徒之语，各依道派，自立世外间名，以为大江之行潦溪涧焉

。紫霞受教于回翁，吾等继派紫霞，有渊源也。

嗟乎！天地间事，如愚数人者，皆不必争，且不能争也。道育年七十矣，道生亦近古稀矣，道和亦非少年矣。山林之内，有何可乐？惟佩此《道德》一注，《九层》一篇，长歌崖壑，响遏溪云，各忘其姓氏甲子而已矣。

道光柔兆敦牂律中南吕之月，蜀山三隐者识。

纯阳先生序

老君《道德》，无为为也。《正义》注笺，不作作也。道祖传之，道裔述之，大道于此益明。则如有涵虚子者仙才也。金书入梦，生于树下人家。世居卷山，代传淳厚。载锡之璋，固其宜也。幼而绝悟，长而玄修。尝读《方壶外史》，窃欲登真入化，与陆子左右吾侧。予闻而访之，托名吾山道士，携潜虚相随，以观其志气。僻居在峨峰东崦，闲静少言，不乐荣利，常以一琴适其志而已。予与相见后，复相俱者有年，时以重玄语之，言下辄悟。乃奋其才力，作《圆峤外史》，盖陆子之对峙也。是故陆有《玄肤论》，此即有《道窍谈》，陆有《就正篇》，此即有《循途说》，是皆清真之文也。而其最妙者，《道德经》一注，尤足为万古明灯，名之曰《东来正义》，与陆子《南华副墨》相埒。若二子者，乃可谓善谈老、庄者也。夫注此经者，有五恶，有三美。五恶者：偏于言治世，一也。偏于言治身，二也。或知道包身世，而语无印合，终入旁歧，三也。不识至道功修，先要民安国富，乃克无为，若下笔即谈清静，必至流于空寂，四也。不识至道德力，总要归根复命，乃算有为，若下笔即谈圣神，必致同于赞偈，五也。三美者何？道合内外，注分正副，越显经义含宏，此一美也。门筭接脉，找补照应，务使经义贯通，此二美也。胸有真参，口无禅障，能令经义宣昭，此三美也。吾尝慨《道德》之旨不明于天下，欲飞笔而注解之，至于今犹歉然也。兹见涵虚所述，有三美而无五恶，使其早出千年，则诸家可以不注，道人亦不必再饶舌也。爰乐举而评点之，藏之名山，传之志士。所以评点者，亦以借此注之真义，补吾之未注，而示于评点间也。

题《东来正义》诗

回翁首序定评论，自序尤开入德门。又见关中来紫气，直看李下毓玄孙。欲教后人同度，能使先天道益尊。多少注家无此本，宝函长护镇昆仑。

——玉枢右相，太清洞玄校理修行功过、兼选仙事，辽东玄玄道人、侍友张全一拜题于青阜。

一注能将道奥开，重看紫气自东来。弹琴度笛真名士，说法谈经大辩才。我住方壶玩沧海，君登圆峤压蓬莱。今朝共坐江亭上，口诵《南华》自笑呆。

——三清总校真函、兼洞天秘藏事、文明普度先生、东派祖师、同仙史馆

、愚弟陆西星拜题。

身在云山道在躬，渊然神炁最沉雄。著书青岛严驰外，止炎丹田静守中。
人竟称为大院长，我偏戏唤长城公。藩篱《道德》凭笺注，契悟诸经语总同。
——天仙白琼瑄拜书。

《道德经》注释（《东严正义》）

圆峤山紫霞洞主人涵虚生薰沐敬注

奉道弟子朱道生、李道育校刊于岳阳楼

第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道也者，内以治身，外以治世，日用常行之道也。道之费隐不可道，道之发见则可道。统发见于费隐之中，至广至微，故道为非常之道也。名在无极不可名，名在太极则可名。生太极于无极之内，能静能动，故名为非常之名也。

集补：人所共由则曰道。可道者，可述也。非常之道，斯为大道也。欲著其状则曰名。可名者，可拟也。非常之名，斯无定名也。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无名：即无极也。有名：即太极也。无变为有，真无定名也。无极浑然之初，无兆，无形，本无声臭之可拟，道所以在天地之始也。太极判然之后，有生、有育，即有造化之可征，道所以为万物之母也。万物者：统天地而言之。先天地而有此道，则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不啻一大父母也。言母而父在其中矣。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徼同窍。《永乐大典》无故字，一本无常字）

妙即无名之物，故凝，常静以观之。徼，即有名之物，故运，常应以观之。无欲、有欲，常静、常应也。以无欲观无名，以有欲观有名。丹家以玄关为有无妙窍者，盖本于此。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两：即妙窍也。有生于无，故同出，无转为有，故异名，然虽异而仍同也。有无妙窍，皆一玄也。于无欲以观其妙，已得一玄。于有欲以观其窍，又得一玄。二玄总归一玄。玄兼赅众妙，众妙之门，统乎此矣。

第二章

（河上公注本作养身章，一作美善章。）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高喻上，倾喻反复也），【声音相和，前后相随】（节内形字，各本皆作形，王弼注本作较）。

已，止也，《广韵》去也。夫美与恶，最属相悬。知美之为美，斯其恶之必止矣。善、不善，极为相远。知善之为善，斯不善之必去矣。吾人先天之真，皆美善耳。至染于后天之人欲，乃有此恶与不善者焉。然不可不去其人欲，而求其天真也。惟先以虚灵为体，变动为用，以故有生无，无生有；先难后易；长形短，短形长；上下反复；同类相求，如同声之相应；子驰于后。旋复午降于前也。此治身之道也。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一作离），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是承上文治身之事言之。圣人治身之事，无为之事也。治身之教，不言之教也。处以求其志，行有得于心。万物群起而望之，以待圣人平治，而圣人不辞也。岂惟不辞？且有生民之功，圣人不以为有。有为政之功，圣人不以自恃。大功克成，即行休息，如黄帝之访道崆峒，虞帝之倦勤陟位。后世英雄俊杰功成勇退，皆弗居也。弗居者，弗恋也。夫惟弗恋其功，是以复求其治身之道。守身不去，而成至人也。治身可以治世，成己可以成物者如此。谁谓老子之道，悉尚寂灭也哉？

第三章

（河上公注本作安民章，彭本作无为章）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上章末节既言圣人治世，功成弗居，反求治身之道。然即以圣人之治世言之，其为治道也，不以贤能之心与民相尚，则名心已淡而民不争矣。不以货财之心与民相贵，则利心已绝而民不盗矣。不见可欲而欲之，则欲心已除。民心以如是而不乱，圣人之心亦以如是而不乱也。治世之善，皆缘治身之善也。是以圣人之治身，虽无为而无不治焉。名利欲皆无，惟守中以虚其心。名利欲皆净，惟养气以实其腹。而且志气和柔，以弱为用；骨理坚刚，以强为体。使其

身恬然淡然，与世人相安于无事。故其民亦无知无欲，而抱其浑浑噩噩之真，使天下之智者不能为，亦不敢为也。圣人无为之治如此。

第四章

（河上公注本作无源章）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其若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

圣人无为之道总在虚而用之耳。冲：虚也。道以虚为用，其量包天下、国家，而不见其盈，渊渊乎若万物之统宗。挫世锐而不损，解世纷而不劳，以其虚消锐纷也。和世光而不掩，同世尘而不污，以其虚忘光尘也。只觉其冲然之体，常凝湛然之性，若有存而实无所存，问谁子而知谁子也，其名象在天帝之先乎？盖所谓无始之始，太初之初，先天之天也。

第五章

（河上公注本作虚用章，彭本作守中章）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天地无心于为仁，以适万物之需用。而万物各为其所需，自为其所用。不仁实仁之至也，若待仁以生育之，将物物要天地施惠而生育乃通，此必难周之势也。惟不与兽生其刍，而兽自食刍。不与人饲其狗，而人自饲狗。则仁量愈广大焉。言刍狗，而果、菜、鸡、豚之类可推矣。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圣人与天地合德，亦使百姓之各为其生育、自为其生育而已，所谓无为而成也。

【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天地圣人，不与万物百姓造食用，而万物百姓自得其食用者，以虚中之体，普涵育之量也。天与地分为两间，两间之中，则空空洞洞，犹橐籥之无底、籥之相通。一气往来，无为自然，是故虚而能涵，不穷屈于万物。其中能容，动而默运，益推出其全量，其中无尽。天地不言也，圣人亦不言也。若使多言，将言有数，而数即可以穷之，故不如守中而已。

第六章

（河上公注本作成象章，彭本作谷神章）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

】

圣人守中以治身，以中之能养谷神也。谷神者，元性也。谷以喻虚，神以喻灵。性体虚灵则不昧。不昧者，即不死也。夫谷神也，而复谓为玄牝，何也？盖以玄，天也。牝，地也。天地合而玄牝成，其间空空洞洞。儒家号隐微，此中有不睹不闻之境。释家名那个，此中有无善无恶之真。圣人治身，即借空洞之玄牝以养虚灵之谷神，故以谷神之名名玄牝，此因用取名之义也。一玄一牝，一乾一坤。孔子曰：乾坤其《易》之门耶？《参同》云：“乾坤者，《易》之门户。”所谓两孔穴法，金气相胥，即此玄牝之门也。阴阳来往于其内，坎离交媾于其中。男女媾精之房，日月交光之所，圣人颠倒之，则为生门。凡人顺用之，则为死户。地天交泰，不外乎此。故又称为天地根，言天地互藏之根也。天地之根，乃返本還元之地，炼气化神之区。绵绵若存，即是调养谷神，自然胎息也。用之不勤，即是外炉增减，自然符火也。不勤者，不劳也。

第七章

（河上公注本作韬光章，彭本作无私章）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

天长地久，长生之道也。然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静专动辟，静翕动阖，大生广生，覆载无私，而后得此长生耳。使天地私有其生，将物命不畅，天地即伤其和。物性不贞，天地即残其中。万物之伤残，即天地之伤残也。惟不自私其生，而以众生为生。众生之生生不已，即天地之长生也，故能长生也。

圣人者，法天地者也。是以圣人养身，以柔以弱，似后其身以求生。渐充渐满，实先其身以得生也。守中制外，似外其生以无生。先忘后存，即存其身以有生也。然此皆不私有其道者，乃圣人恬淡，而民性亦复淳良。圣人期颐，而民命亦复寿考。大道无私，至是而圣人亦若私有其生者。无私反成其私也，至矣。

第八章

（河上公注本作易性章，彭本作上善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矣。居善地

，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惟不争，故无尤。

】

道贵谦卑，下而能上，故曰上善。其上善也，比德于水焉。水之善，能利万物之生，而使万物皆足，无有所争。但水性下流，多处众人之所恶。人虽恶之，究于水无损也。利人而不有其功，以弱为志，水盖几于道矣。

【人性之善也，当如水性之善焉。秉性谦下，斯举动皆善。无所争心，择居善地，藏心善渊，交与善仁，喜信善信，政称善治，事称善能，动合善时。

】

在在处处，柔善不争。夫惟不争，故无怨尤加之。以视水下犹有人恶，人则有下有上，是更神于道，灵于水矣。

第九章

（河上公注本作运夷章，彭本作持盈章）

【持而盈之，不知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持：得也。揣：探也。人既得其气，而复有求盈之念，此招亏之端也，故不如其已也。人使探其宝，而遽有英锐之情，此必退败之兆也，故不可长保也。然则可已而不已，即如金玉满堂，莫之能守乎？当保而不保，即如富贵而骄，自遗其咎乎？人之道如此。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且更以天道言之。天不言功名，而以生成鬯遂为功名。物育功成，时行名遂，天地于焉退移。藏身冬令，以蓄阳生之物。人亦何观天道哉？

第十章

（何上公注本作能为章，彭本作玄德章）

【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为乎？天门开阖，能无雌乎？明白四达，能无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载：即车载之载。营：即营卫之营。卫属阳，而营属阴。营魄：即阴魂也。或曰：营，魄也。以营为魄，未免错解。不知言阴魄而阳魂即在其内。八月十五日，魂尽注于月魄，月乃满而为纯乾。圣人当此，即运河车以载之，乾金

遂为我有，经所谓“得一而万事毕”者矣。既得其一，则必不失其一。圣人载魄而返，抱一而居，则地魄擒朱汞矣。故能无离也乎。十月温养，内火天然。暖气常存，婴胎自长。圣人专气致柔，即内火也。故能如涵育婴儿乎。

玄览者，内观也。涤除玄览，清静内观也。清静内观，心无疵累，所谓“观空亦空，空无所空。所空既无，无无亦无。无无亦无，湛然常寂”也。

爱民者安民，治国者富国。民安国富，乃能行无为之政乎。治身以精定为民安，铅足为国富。炼己则精定，还丹则铅足。炼己、还丹，始可行抱一无为之道，亦如是也。

治身以守雌为功夫，调神养胎，不能不守雌也。至于天门冲破，阳神出入，开阖自如，乃能无守雌之苦也乎。治身以知识为扰，圣体成而知识之神化，为正等正觉。明明白白，四达不悖，乃能无知识也乎。

且更有生子、生孙之功，换鼎分胎也。有蓄福蓄德之量，立功济世也。然虽生而不有其生，虚空粉碎也。有为而不恃其为，慈悲广大也。护国佑民之心，千劫万劫，长长如是，而不夸天上主宰。是真谓之玄德也已。

第十一章

（河上公注本作无用章，彭本作利用章）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埴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轮辐三十六，以象日月之运行。然毂在车之正中，众轴所贯。毂空其内，辐凑其外，故毂本无也，而有车之用焉。埴：水和土也。埴：黏土也，陶瓦之工，谓之埴埴。为埴为埴之时，本无器也。一经抟炼，而即有器之用焉。室有户牖，室乃光明。未凿户牖，若无室也。一经雕饰，而即有室之用焉。故以有之为利，无之为用也。有生于无，大率类此。

第十二章

（河上公注本作检欲章，彭本作为腹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爽：失也。狂：放也。奇珍、玩好，人所共夺。故珍好随身，行亦妨也，色、声、味、猎、货五者之损人如此，是以圣人贱之。独守内宝，轻视外物，故能去彼取此。

第十三章

（河上公注本作厌耻章，彭本作宠贵章）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

宠若惊，则必深藏美玉。辱若惊，则必重立根基。此潜心奋志之象也。贵若身，则必乐道安荣；患若身，则必和光弥谤。此抱元守真之法也。

【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王弼与各本俱作“宠为下”，彭好古作“宠辱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

宠为下者，犹言荣宠无定，每为下移之物，以故得失难凭也。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或得或失，随时谨凛，随时奋勉，此之谓宠辱若惊也。

【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者，则可以寄于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者，乃可以托于天下。】

此节论贵患。而先讲明有患者，以有患须归无患也。然有大患之故，亦因色身现在，故可以患加之。及其脱壳存神，则不可以患加之也。抑或留形住世，真气内含，韬光晦迹，又何大患之能挠哉？故当贵重其身，以身为天下所寄命，而不敢自轻其千金之躯者，则可以寄身于天下。黄石公之所以教子房也。保爱其身，以身为天下所托赖，而不可自露其旷世之器者，则可以托身于天下。张九龄之所以诫邺侯也。善保身者，乃善治身。善治身者，乃善治世。孔子曰，龙蛇之蛰，以存身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

第十四章

（河上公注本作赞玄章）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浑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象之象，是谓恍惚。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名道纪。】

不见不闻之地，希夷门也。希夷之门，性情所寄。夷藏性，希藏情，故视不见，听不闻也。而又有真意来往其间，搏之而不可得，更名曰“微”。此三者，不可分门穷诘，故当混而为一，使彼三家相见焉。其上、其下，契云“上闭下闭”也。不皦不昧，所谓若有若无也。绳绳：戒惧也，犹言上闭下闭，若

有若无。戒惧乎其所不睹，而不可名其端倪。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复归于无物。是所谓无状之状，无象之象也。无状无象，是所谓恍惚时也。恍惚之真，不见首尾，其即元始之炁耶？古道者，元始之体。今有者，现前之用。古今不同，要可执古以御今，无生有也。能知元始以前，推及元始以后，是为道之纪历也。纪年、纪月、纪日、纪时，并纪一符、一刻，皆道纪也。

第十五章

（河上公注本作显德章，彭本作保盈章）

【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惟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容，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浑兮其若浊。孰能浊以澄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从古修士，知此治身之道微妙玄通，至渊深而不可测识，遂不敢妄行测识。即有形容，不过强为形容耳。章中若字七句，即皆形容之词。其所形容者，物景也，物象也。孰能于重浊之内，静待其轻清？孰能以安敦之神，久候其徐生？待之、候之，不敢求有余也。保此道者不欲盈，即不求有余也。夫惟不求有余，是以能守故常。不为新创，则不与真道相违也。魏伯阳云：“临炉定铢两，五分水有余。二者以为真，金重于本初。其三遂不入，火二与之俱。”此即不求有余，能守故常之道者也。云牙子之《参同契》，其亦体太上之《道德经》而不为新创者欤？

第十六章

（河上公注本作归根章，彭本作虚静章）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致：委置也。虚：空器也。极：毕其道也。守：居也。静：无为也。笃：谨慎不失也。万物并作者，凡物皆有始生也。吾：种物之主人也。观：待也。复：返也。修身人委置元神于空器之中，则得其道。既得其道，当居闲静无事之所，谨慎而不失其道。俟空器之生物，而吾又待其返本也。故一往一来，而生变化神明焉。知此，则七返之道备矣。彼万物之芸芸而并盛者，由无作而有作，由有作而复还无作，尚能随化机以出入也。是故春生夏荣，秋敛冬藏，复枯落而还归其根。物还其根，动而复静矣，故曰静。静则复返于无物而还造化矣，故曰复命。复命，则知真常之道矣。常静者，能常应。寂然者，更湛

然。故知常曰明也。世人不知真常之道在乎归根复命，一概经营造作，沉着于有为名象之中，耗损精神，故妄作招凶也。若是，夫人不可不知常乎？知常则乃容。容：涵公。公：大也。王：贵也。天：尊也。道：虚无之极也。犹言涵其元于静态之中，乃能大其造化，而入乎至圣神之域，以还乎至虚至无之真也。体合虚无，长久不坏。没身：无也，有神无身，则水火不能害，金石不能残，虎兕不能噬，刀兵不能斩，何危殆之有哉？

第十七章

（河上公注本作淳风章，彭本作太上章）

【太上，下知有之；】

太上：圣人也。圣人居众人之上，故曰太上。或曰太上，上理也亦通。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矜能，使下民不争；不好利，使下民不贪；不爱欲，使下民不乱；不争、不贪、不乱，太上有之，下民亦有之也。下知者，下民也。

【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犹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其次者，道之次也。太上之道，无为而成，不言而治。其次者，不能无为，不能无言，则亲爱而奖誉之，以兴化焉。又其次，不能以亲爱奖誉兴化，则必以法令畏之而服之焉。又其次，不能以法令畏服，则必以智巧侮之而驭之焉。言道而至于智巧，风斯下矣，其余不足观也已。故复言根心之信。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上之信足，下即以真情言之。信有不足，下即有不信者焉。而圣人必以信为治理也。贵言者，慎言也。人主躬行实政，优游感孚，不诰令而民情服，故必谨慎其令言。功成事遂，百姓皆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咸谓我之自然也。】

愚按：此章经义，可以论治世，亦可以证治身。上德以清净为修，六根皆定，无为而无以为也。其次，以爱敬为修，感而遂通，无为而有以为也。又其次，以法功控驭。又其次，以智巧察求，所谓术也，有为而有以为之道也。其极妙者莫如信，信属土也，金丹始终，纯以意土为妙用，要皆自然而然也。富哉言乎，可以治世，可以治身也。

第十八章

（河上公注本作俗薄章，彭本作大道章）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此章言治世隆污之道，然亦可悟治身之理。兹两举之，先无为之事，遂有慈惠之政，犹之失浑沦之体，遂有返还之功也。用明用术以察求，民情益深掩蔽，犹之用巧、用机以探取，药物愈善互藏也。在庭有孝慈，所以和六亲之不和，犹之入室修泰定，所以静六根之不静也。国家有忠臣，所以救昏乱，犹之玄门有真金，所以救衰惫也。然后叹上世浑穆之政，与上德无为之修，其风之邈也，久矣。

第十九章

（河上公注本作还淳章，彭本作三绝章）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绝：大也，又至也。至圣不用智，风尽敦庞，民多利益矣。至仁不用义，俗尽亲睦，民归孝慈矣。至巧不谋利，谋利者，皆机巧之徒。上无机巧，下无盗贼矣。圣不足于智，仁不足于义，巧不足于利。圣、仁、巧三者，若有质而无文也。浑浑噩噩，一道同风，故使民各有攸属，亦从其质实而已。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民之文亦不足也，然而美矣。

第二十章

（河上公注本作异俗章，彭本作绝学章）

【绝学无忧。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弼本作“不可不畏”，故其注亦大舛谬）。

绝学者，道全德备也。道德全备，何忧之有？以圣人视众人，犹之唯甚直、而阿甚谀。善可爱而恶可恶，不知相去几许也。圣人无忧，即无畏也。人之所畏者，畏其绝学之难也。岂可畏人之畏，而不求其绝学乎？故曰：“不可不畏”。

【荒兮，其未央哉！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我独泊兮，其未兆；若婴儿之未孩；乘乘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忽兮其若晦，寂兮似无所止。众人皆有以，我独顽且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先天大道，如洪荒之未开，无为而成，不言而治。故众人皆臻淳厚之化，熙熙然相安相乐也。共食其德，如享太牢。同游其宇，如登春台。此虽华胥

风俗，无以加焉。圣人曰：我独淡泊恬静，杳无朕兆，若婴儿之未成孩也。乘乘者，与道相乘，故曰乘乘。上下升降，个中运行不息，若无所依归者然。故众人皆有余地可求，而我独于此中，独如遗世特立者然。则众人皆智，我独若愚也哉，夫亦大巧若拙也。忽兮如天地之冥晦，飏兮觉往来之无定。由此观之，是众人皆有所用，而我独昏闷，飘然若愚顽而鄙朴者。人不与我同，我亦与异也。一粒阳丹，号为母气，我独求而食之，以致长生。是众人之不如圣人，即如唯阿善恶之相去也。此圣人之所以独鸣其绝学也欤？

第二十一章

（河上公注本作虚心章，彭本作孔德章）

【孔德之容，唯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

孔：空也、大也。至空至大之德器，其中能容妙物，故大道从此入焉。道之为物也，恍惚无定。以言离性，本无象也。乍恍而乍惚，无象者若有象焉。乍惚而乍恍，无物者已有物焉。或谓惚兮恍，是合象韵。恍兮惚，是合物韵。而不知圣人立言，字法颠倒，即寓道法颠倒也。惚兮恍，是性之本象。恍兮惚，是性所种之物、以男下女，交媾成精，一物也，实连二物也。故有象在上句，有物在中句，有精在下句。句法又寓道法也。夫精为性火下照相感而生，乃能露出坎情，然实微妙难测，故曰窈兮冥兮。窈冥之精，乃是真精。欲得真精，须知真信。故其中先有信焉，浩浩如潮生，溶溶如冰泮。修士于此，候其信之初至，的当是精，即行伏之、擒之。时刻无差，金仙有分矣。一名真金，一名首经，一名真水，一名神水，一名真铅，一名铅气，一名白虎，一名虎气，而不出乎真精也。所以自古至今，此真精之名，诸经不能抛去。于是以一物之真，观万物之理，无非重此初气者。以阅众甫，即察众物之初也。故又曰：“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

补注：章内四举其中，可知一孔玄关，大道之门。造铅得丹，不外乎此也。

第二十二章

（河上公注本作益谦章，彭本作全归章）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弊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

。】

曲则全，以减为增也。枉则直，以柔制刚也。洼则盈，谦则受益也。弊则新，剥则有复也。少则得，知足不辱也。多则惑，贪欲自迷也。此太上以前之古语，所说治身之要道也。是以圣人治世，必抱一以为天下式则焉。抱一者，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王注以此四句顶“曲则全”，四句说殊属妄解，而不知故明、故彰、故长、故有功，本句以解本句也。

或问：“古之句复引‘曲则全’者，何故？”余曰：此太上引古人治身之语，以起天下之理，故曰“岂虚语哉”？人能敬守一诚，则天下亦必全归其式也已。

第二十三章

（河上公注本作虚无章，彭本作自然章）

【希言自然。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故从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希言：无声也，又无为也。入道者，无为、自然为宗。无为则泰定，自然则恒渐。否则如飘风骤雨，虽天地之所为，亦不能久矣。况于人乎？故凡从事道途者，修德行道，均皆自然，乃能与道德为一。失即无为也，无为而为，自得无为之事。道也、德也、失也，俱乐此自然无为也。信行不足，必有不信自然者在其先也。

第二十四章

（河上公注本作苦恩章，彭本作跂跨章）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也，曰：余食赘行。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也。】

跂：望也。跨：趋也。跂则首仰，不能久立。跨则足病，不能久行。自见自是，自矜自伐，皆是不信自然之辈，终无所成者也。以此论行道之法，有如吃饭太饱，走路太多，必不能做功夫。比之于犬，过饱则病。比之于牛，过劳则困。故曰：物或恶之也。而况于人乎？故有道者不处此也。

第二十五章

（河上公注本作象元章，彭本作混成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

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处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混成，未破也，又无名也。鸿蒙始气，混混无名。无名者，先天地而生者也。寂：清也。寥：虚也。独立乎清虚之境，而不改变其真常，无非此混成而已。一物周流，全乎万物而不危殆，是可为天下母也。道祖自开辟以来，已知混沌之前，有此母气。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皆于母气胎之。有问其名者，不知其名，先以道字字之。道从首、乚，先天地而行生者也。因字强名，又得一大。大从一、人，先庶物而首出者也。由此以及万世，皆称为大道焉。大则无所不行，上乾下坤，逝将去汝。逝则无所不到，北坎西兑，远亦致之。是道也，穷极必返。或可出乎震，齐乎巽，见乎离，成乎艮乎。大哉！道与天、地、王同为域中四大哉。无道不知天，天大也。无天不覆地，地大也。无地不载王，王亦大也。王居其一，一人首众人也。王为人主，不离乎人。人在地上，故法地。地在天下，故法天。天在道内，故法道。道莫妙于自然，故法自然。

第二十六章

（河上公注本作重德章，彭本作重静章）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轻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以万乘之主，而身轻天下？轻则失臣，躁则失君。】

重者，水也。轻者，火也。水中生火，故以重为轻之根。静者，定也。躁者，慧也。定中使慧，故以静为躁之君。尝观才德并重之君子，终日游行，不离轻重，欲使施用轻快也。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不以纷华扰静也。奈何绛宫主人，尊若万乘者，遽以身轻天下而忘之，全不持重养轻，全不守静制躁。吾恐一派轻，则失贤中之真水，而火无根矣。火生于水，水为火之用，故曰臣。一派躁，则失心中之真定，而慧无君矣。慧发乎定，定为慧之主，故曰君。

第二十七章

（河上公注本作巧用章，彭本作要妙章）

【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计不用筹策，善闭无关键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师。不善人，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

无辙迹者，自然之河车，有则存想搬运矣。无瑕谪者，自然之祖述，有则

违悖宗旨矣。不用筹者，自然之火候，用筹则拘泥爻策矣。不可开者，自然之内禁，可开则假闭耳目矣。不可解者，自然之凝聚，可解则勉强撮合矣。是以圣人守自然之常善，立己立人，人皆可重。成己成物，物皆可观。袭明者，以先觉觉后觉，心相承而警悟，此之谓袭明也。故善人克明明德，不善人亲之，亦以明德。不善人不知自省，善人见不善，能内自省。转相师，转相资也。若不以相资、相师，为可贵可爱之事，则自作聪明，虽有智慧，亦若大迷也。修身要妙，不外乎此。

第二十八章

（河上公注本作反朴章，彭本作常德章）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

此节有二义，皆为治身之士所当知而当守者。

一曰雄施雌化。《参同》云：“雄阳播玄施，雌阴统黄化。”是也。知此则能施、能行，守此则能化、能育。雌雄交感，则金藏于水，旋复水生其金。金气足而潮信至，其势如漕溪然。倒流逆上，是为天下漕溪之水也。然虽为漕溪之水，而阳火既进，阴符又临，归根复命之常德不可离也。故复归于土釜，以养其胎婴。

一曰雄归雌伏。《悟真》云“雄里怀雌结圣胎”是也。若论产物之理，阴极阳生，则是雌里怀雄。若论养物之事，阳极阴生，则是雄里怀雌。雄里怀雌者，既得雄归以合丹，更要雌伏以温丹也。其势如溪壑然，自上注下，落于溪中，故守雌之道，即如天下之溪壑，有流有归。此真常之元德，不可离其地者也。归于溪，犹之归于黄庭。复归于婴儿，人静以养圣胎也。

【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

此圣尽雌雄之理，而发其细微，复假色相以论之。白者，金精，黑者，水基。金精者，雄阳播于雌而生者也。此精未有之先，坤母之体本虚，因与乾父交光，坤遂实而成坎。坎形已具，月吐兑方，是名水中之金。水中之金，实赖坤母之养育而成，故称母气。《悟真》云：“黑中取白为丹母”是也。母气有白光，号曰阳光。阳光发现，即运己汞以迎之，所谓二候求药也。彼此相当，二八同类，擒在一时，炼成阳丹，即丹母也。然其造化在外，故丹母只算外药，学人以外药修内药，以母气伏子气。丹母之中，又产阳铅，即驾河车以运之，逆回本宫，潜伏土釜，四候和合，三姓交欢，这回快活便得长生。但法功虽是如此，而知白必先守黑，守黑乃能知白，知白还要守黑。此中有三层妙用，足为天下式程。人能依此行之，则自然之常德不差忒也。既不差忒，乃能归

证于无极，而炼神还虚矣。知白必守黑者，阳往阴中也。守黑乃能知白者，阴中阳产也。知白还要守黑者，神归炁伏也。天地万物之理，皆是如此。故为天下式程焉。

【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

顺成人，荣事也。逆成仙，辱事也。然人当知成人之荣，而守成仙之辱。常辱之学，绝学也。虚心养气，有如天下之空谷。能争天下之空谷，则致虚守静之常德，乃能足也。常德既足，乃复归证于浑朴，而返本还元矣。浑朴之真，散见而生万物，芸芸之盛，皆可取其材而制为器。圣人欲用其器，则为官阴阳，长庶汇，而保合之，以归于一焉。故大制天下者，不尚分割也。

第二十九章

（河下公注本作无为章，彭本作神器章）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凡物或行、或随，或响、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隳。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天下：比身中也。神器：言至重也。先天大道，以自然无为而成。俗人多疑其空寂，故老祖说此以示人曰：人以无为为空寂哉。吾将欲取天下而行有为之政，又见有为者之转多纷扰，转多设施，无成就而无休息也。夫天下之神器至重，以有为而多事，不如无为之少事也，故不可为也。为以求成而反败，为，败之也。执以求得而反失，执，失之也。天下如是，凡物皆然。物之在身者，或阳往独行，或阴来相随，或翕然而响，或悠然而吹，或气足而强壮，或气嫩而清羸，或载之上升，或隳之下降，无非自然而然者。是以圣人行道，去过甚，去骄奢，去泰侈。三者皆喜于有为之病也，故去之。

第三十章

（河上公注本作俭武章，彭本作兵强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人主强德不强兵，以道佐人主者，岂可以甲兵强示天下乎？然有出其兵而夸大武功者，即有入其兵而敬修文德者。天下之事，亦多好还也。惟是师到之处，荆棘皆生，觉刺伤之可悲也。军过之余，凶年又起，痛刀氛之余毒也。兵

岂可轻言乎哉？古人善兵者，锄奸禁暴，去贼安民。旌旗载道，望若甘霖。果于救难而已矣，非敢强也。然果也，须绝其矜、伐、骄焉。矜则有好兵之念，伐则有穷兵之心，骄则有夸兵之想。虽果也，亦无善意也。若有善意而果，果而至于民难不已，则大兵亦不已。亦在乎力救其难而已，非示强也。又或敌气不衰，壁垒相持，壮兵也，必为老兵，此亦残贼吾师也。残贼吾师，将欲诛不道，而反自行其不道也。诛不道而至于自行其不道，则不如其屯田防御、休息我兵之为得也。世之好强者，亦尝观之于物乎？物壮则老，可想强必衰也。用物而使物备，是为不合于道也。不合于道，不如其早已也。

章内备言行兵之利害，而醒道妙处在一物字打转。言其有作有为，皆因精衰气败，不得已而行补导之功，亦已果矣。至于百日筑基，三年炼己，又至果也。抑或丹基未立，己性未明，不妨再筑、再炼，又至果也。然勿以果夸强也，持盈不已，必遭困弱。大药将至，逾时无用。故曰物壮则老，不如早已。

第三十一章

（河上公注本作偃武章，彭本作佳兵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是以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也。夫乐杀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将军处左，上将军处右，以丧礼处之。杀人众多，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佳之为言祥也，佳兵而曰不祥，兵尚可好乎哉？兵之为害也，无物不恶，以其筹策繁而滋扰多耳，有道者岂居此好兵之名乎？是以君子处世，燕居则贵左，左为吉也。用兵则贵右，右为凶也。益以见兵之不祥也。夫兵原非君子之器，然有不得已而用之者，救难为上。勿意躁而情浓，亭幃萧然，恬淡而已矣。即或制胜凯还，终不以兵为美事。若以兵为美事者，其胸中必好杀人者也。杀人之人，岂可使之得志朝廷，黠武天下哉？

尝观于人事而慨然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左为阳而右为阴，阳主生而阴主杀也。故军中有上将军，有偏将军。偏将军之徒，非得上将军之令，不敢攻杀。是知偏将军之有生意也，故其位居左。上将军之有杀机也，故其位居右。居右者，丧礼也。天下不祥之事，莫过于丧礼。故以丧礼处上将军，而戒其勿轻杀焉。嘻！一将功成万骨枯，其事可为痛哭也。故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事处之。太上之心，即天地好生之心也已。

愚按：章中喻意，盖言女鼎不祥，未可用耳。然其论用兵之害，亦痛绝。

第三十二章

（河上公注本作圣德章，彭本作无名章）

【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

大道无名象，纯是一团浑朴。有如无极，朴虽小，然居太极之上，岂可驭而下之乎？侯王守其朴，则大制不割，万物亦同来宾也。地上乎天，则天地交泰，而甘露下垂，不烦造治而调匀，神气于此两平也。气化为液，初名金液还丹。金液之名既立，夫亦将止于土釜而养之也。知止不殆，惟抱一以虚其心，自然泰定焉。此道也，推之于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而有所归宿也。

第三十三章

（河上公注本作辨德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

知人事者，得妙智。自知其本来者，得圆明。盖已了性矣。胜人欲者，有定力。自胜其尸贼者，有真强。盖已了命矣。知足守富，止火养丹。强行有志，面壁九年。一得永得，与地同久。心死神存，与天同寿。

第三十四章

（河上公注本作任成章）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视之以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被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于大。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

汎兮其无涯，是可左右逢源，随人取用。万物赖道生而道不辞，只运其时行而已，功成不名。有衣被不为主，生成广被之德。本于无为，故莫能名不为主也。守真常而无欲，小莫破焉，故可名于小也。统会归而不主，大莫载焉，故可名于大也。惟圣人亦不自形其大，此其所以为大圣人也。

第三十五章

（河上公注本作仁德章）

【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乐与饵，过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可见，听之不可闻，用之不可既。】

大象者，无可象而象之，故曰大象，仍指大道也。能持大道者，则天下皆

往而归之。往游其宇，恬然淡然，而无所患害，但相安于平泰而已。夫美乐美饵，能使过客停车，以图一快。然酒阑歌散，终不久留矣。大道则不然，出于口而生津补液，似觉淡然无味者。岂知见闻俱绝？正复取用不穷也。

第三十六章

（河上公注本作微明章）

【将欲歛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胜刚，弱胜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固：先也。歛，敛也。欲歛固张，散将复敛也。欲弱固强，进将复退也。欲废固兴，荣将复落也。欲夺固与，去将复返也。往来相因，理可见微知著，故曰微明。柔弱胜刚强，不战而自服也。知鱼之不可脱渊，则知道之不离乎身。知器之不可示人，则知道之必由乎己。

第三十七章

【道常无为而不为。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亦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

无为无不为者，无为之为，即是有为。契所谓处中制外、凝神成躯者是也。侯王能守，万物自化。恭己无为，可治天下。太古之遗风，不可想乎？惟是承平久而动作兴，宴乐繁华，非国家之福也。吾将镇之以浑然之朴，使彼守朴还真，庶几欲作者不欲作焉。不欲作，则万物恬静，不求天下正，而天下将自正也。

第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上德之士，不见有德之象，而且有德之量。下德之士，不欲自失其有德之名，而已先成为无德之人。上德不德，守无为也，亦因万物自化而无以为也。下德不失德，喜有为也，反令群情好动，而有以为也。仁之所为者，亲之是也。天下悦服，故亦无以为也。义之所为者，畏之是也，天下震感，故亦有以为也。然仁，一仁也。义，一义也。至于礼，则朝有因革，野有殊俗，则为之甚难也。欲强而行之，民莫与应，反使攘臂相争，自仍所从，天下事不将难为乎？

夫大道不争，即能使民不争，此何如之上理哉？乃一失而为仁矣，又一失而为义矣，再一失而为礼矣。而后云云者，所以叹气运之转移，非谓仁义之有偏用也。夫礼以忠信为根本，薄俗起而反开侮乱，必赖礼以还淳也。前识者，性道之光明，华焰盛而反生愚暗，亦前识之变更也。是以大丈夫立身处厚不处薄，居实不居华，去取攸宜，谓浑朴犹在人间可也。

第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其致之一也，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神无以宁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贞贵高将恐蹇。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侯王自谓孤寡不谷。此其以贱为本也，非乎？故致数车无车，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昔：太初之先也。一：众数之始也。始生之物，其名为一，太初以前茫无着，太初以后判有余。欲得此一者，须在太初。前后之间，有气而无质，无质而有信者也。五行以水为一，此水乃善之极澄之极，不可思议之功德水也。名之曰水，似强也。不名曰水，又空也。

今试从得一者溯之；夫道之始于昔也，天从昔开，以一而开。然非有此水，则无以分，何见其清也？地从昔辟，以一而辟，然非有此水，则无以承，何以奠其宁也？神从昔奉，以一而奉。然非有此水，则无以供，何以昭其灵也？谷从昔达，以一而达。然非有此水，则无以涵，何以助其盈也？万物从昔作，以一而作。然非有此水，则无以育，何以资其生也？侯王从昔而作主，一以为主。然非有此水，则无以利用，何以为天下之安贞也？

天地神谷万物侯王，体各不同，然所以致清致宁，致灵致盈，致生致贞者，皆以一也。清而不裂，水气净之。宁而不发，水气载之。清而不歇，水气行之。盈而不竭，水气充之。生而不灭，水气养之。贞而不蹇，其贵高者，水德辅之，以其性卑贱而流下也。

自古人主，谦尊而光，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孤寡不谷，侯王之自称，亦甚贱而甚下也。而不知富有四海，贵为天子，玉食万方者，即凛此孤寡不谷而得之也，岂非以贱为本乎？

凡侯王之守其贱，正侯王之守其一也。故由此而推致于物，有如造数车者，转物车用，以其多而妄驾之，败尽不觉也。又如玉之碌碌，石之落落，其具众多之貌者，太上不欲取之矣。

第四十章

（河上公注本为去用章）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反：复也。天地冥合，一阳来复，道之初动也。弱：柔也。身心恬静，专气致柔，道之妙用也。还丹之事，在乎以乾之有入坤之无，乾种之而坤产之，无中生有，故道生于有，有生于无也。天下万物，皆是如此。

第四十一章

（河上公注本作同异章，彭本为闻道章）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类；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夫惟道，善贷且成。】

上士之道行，以勤为本。其中有不自炫、不自锐、不自异、不自实、不自显、不自满，奉行若自懈，信受若自欺者，而后能韬光徐炼，同尘守虚，溷迹求成，惜阴敬道。否则与中士之存亡。下士之大笑一也，乌得谓之勤？中士闻道，断续做去，故曰若存若亡。下士闻之而大笑，笑即毁谤之徒也。然虽大笑，于道无损。不笑反不见为至道也。古人立言，亦有此意。其言修道者，明若昧，即不自炫也。进若退，即不自锐也。韬光徐炼有如此。夷若类，即不自异也。上德若谷，即不自实也。同尘守虚有如此。大白若辱，即不自显也。广德若不足，即不自满也。溷迹求成有如此。建德若偷，虽奉行而若自懈。质直若渝，虽信受而若自欺。惜阴敬道有如此。此皆上士之勤修，非中下所能企也。所以方有四隅，大方无之，但守中也。器望早成，而大器无之，欲求至也。大音、大象，无声、无形，中庸之所谓恐惧不闻，戒慎不睹者。非即此欤？抱道人间，给与无尽，且使化功大成也，真上士也。

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道立三才之上，五行之先。太上论造化。故必以道为始。大道无形，浑然无极。迨其静中生动，而一乃见焉。一者，水也，在卦为坎。坎居北方，劳卦也。万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终者，皆在乎是。成终，则庶汇归根。成始，则一阳来复。阳即火也，故言水而火在其中，一生二也。水火调匀，阴阳交泰，木情萌动，物类蕃昌，是故二生三，三生万物也。此统言造化，而丹道亦在其中。

愚按：后天五行，其数乱而繁，五数举而行乃备。金生水，四生一也。水生木，一生三也。木生火，三生二也。火生土，二生五也。土生金，五生四也。先天五行，其数治而简，三数举而五可包。水中火发，一生二也。木以火旺，二生三也。木生之时，即万物甫生之时，三可以统万也。

又，按修丹之法，五行皆包于一二，水火双修，三四五皆助之，可不必言

三也。太上举三，盖以三而穷极万物，故带出三之数耳。且不必言二也，一气为丹，二三四五皆助之，五行皆包于一也。水中产阳火，一包二也。水中藏木汞，一包三也。水中现金铅，一包四也。水中怀真土，一包五也。且不必言一也，窃冥之物，胚胎虚无，又可包之于道也。还丹之术，岂不至简而至易哉？言虽多而归至要，只觉其典贵，不嫌其词多。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上言三生万物，三，木数也。物从木旺，木从火旺，火在水中生，则万物之体，外负阴而内抱阳。外阴内阳，外虚内实，虚涵阳气，是为冲气。物情至此，合太和矣。今并以丹法言之：坤交乾金，变而成坎。坎体外虚而内实，则当以冲虚含其气，如太和之氤氲焉。

人之所恶，孤、寡、不谷，而王公以为称。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

人莫恶于名之贱，孤寡不谷，即贱名也，而王公以此自称，虽有损于名号，实有益于王公也。故观之于物，亦有因益转损，因损得益者，玩《易》道而知之矣。否卦，天上而地下，欲变为益，天道不敢自尊。于是损上益下，天地不交之否运可变为自上下下之益，故君子以之迁善改过焉。泰卦，地上而天下，欲知善损，地道不得自盈。于是损下益上，天地相交之泰运，亦因乎其道上行之损，故君子以之惩忿窒欲焉。天地以损而得益，是用益不如用损也。二卦平列，却当效损卦一边。又况山泽损，颠倒用之，则又为风雷益。山、泽、风、雷感应，正因乎损也。

此教也，易教也，古人之教也。太上曰：人之所教，我亦教之，益教人知自损耳。不善者，善人之资，故又以强梁为教父。强梁乃劫夺之徒，损人益己，终不得益者也。父与甫同，从上声。

第四十三章

（河上公注本作偏用章，彭本作至柔章）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于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

至柔者：气与水也。气无不达之窍，水无不通之径，故能驰骋至坚而无间也。山吐石，泉穿山，可见也。无有者，无形质而但有气水，亦可达吾身而入无间也。上二句泛言天下之气水，此句指身中言，譬起法也。又曰：“吾是以无为之有益。”无为者，不必搬运，自然冲突也。以不言之教，合无为之益，天下真无有及之者。

第四十四章

（河上公注本作立戒章，彭本作为名章）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身亲于名，身多于货。得身无病，亡身有病。此理之晓然者也。故太上以孰亲、孰多、孰病觉之，所以动其良心，使人自悟，非同乎后世训文，一味责备，反令輿情不服。此太上谦和之德也。然世有亲其名而疏其身，多其货而少其身，得身不以为贵，亡身不以为痛者。如此沉迷，要皆名利心重，保身心轻者也。岂如喉中气断，大限来临，名归乌有，货归子虚，亡入鬼趣，难复人身，是则可痛也已！夫人生在世，成我名者损我神，入悖货者亦悖出，即所谓甚爱大费，多藏厚亡者也。爱至于大费，是辱也。藏至于厚亡，是殆也。皆非长久之计也。太上以慈悲之心，立言觉以教人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其斯为圣人之德也夫。

第四十五章

（河上公注本作洪德章，彭本作清静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

大成若缺，如日月之光，圆而暂亏，推而复明，故其用不敝也。大盈若冲，如沧海之量，统而不溢，渺而无涯，故其用不穷也。亢直者卤，机巧者诈，强辩者诬，皆不可同乎大也。圣贤以气为直，不逞刚而自刚，若屈然，神妙为巧。不显智而自智，若拙然，以道行德为辩。不多言而善言，若讷然。至若铅火冲和，三冬足御，蒲团坐定，九夏可忘，正所谓躁胜寒，静胜热也。此二者，阴阳之理，人能以清虚静养之心，察燥湿冷暖之气，而天下之正道得矣。

第四十六章

（河上公注本作俭欲章，彭本作知足章）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有道：是否运既久，阴极阳来之时。无道，是泰运既久，阳极阴生之时。否乱定而泰治立，则却走马以粪田，天下事已无极也。泰治盛而否乱伏，则生戎马于近郊，天下事将有为也。乱而复始，泰定为福。见可欲而欲，罪莫大焉。已足不知足，祸莫大焉。不当得也欲得，咎莫大焉。故以知足为足者，则能常足矣。

补注：却：去也。粪：治也。天下无事，虽不用马而马在。却之云者，去

之于山泽，如归马之意云耳。又马本不可以治田，其言以粪者，犹言兵去农兴也。

第四十七章

（河上公注本作鉴远章，彭本作户牖章）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

户：小门。以不出而知天下事，匡居所以明世务也。牖：小窗也。不窥而见天之道，隐微所以伏见显也。身心性命，道所寄焉。舍近图远，愚人也。视不可见，听不可闻，抟不可得，彼从何处寻起？知此义者，道在户牖之间。不知此义者，愈访愈迷，愈问愈歧。条条皆是路，处处却难周。所谓出弥远而知弥少也。惟圣人不行而知，神定则意慧。不见而名，守无则生有。不为而成，抱一以还虚。

第四十八章

（河上公注本作忘知章，彭本作日损章）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矣。故取天下者，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为学与为道不同，学贵求益也，然有由博反约者，益又何尝不损？特其先必求益耳。道贵求损也，然有事累而立基者，道又何尝不益？特其后必知损耳。夫损者，抽减之谓也。损而又损，铅气干，汞光现，以至于养神还虚，行我无为之事，斯无为而无不为矣。故取天下者，必先有奠安天下之心，无为无不为，以静制动，以德为常，以仁修治，百姓携手而同归，万国倾心而来会，则可以取天下矣。故必常以无事也。及其有事，必先有震荡天下之声，有为而多为，以动克动，以残摧残，以暴易暴。以争战为能，以袭夺为事，适以扰天下，先天下也，何以取天下乎？或谓取天下者，常以无事之人，肩有事之任，古来如莘野、磻溪、南阳诸道人是也。及其有事在心，则方寸已乱，如范增之忌刘、徐元直之为母是也，亦通。

第四十九章

（河上公注本作任德章，彭本作浑心章）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圣人在天下，惻惻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

无常心者，无偏一之心也。心无所偏，则能幪幪百姓，浹洽民心。民心所望者，望圣人善之、信之也。不善者亦善，不信者亦信，圣德之诚孚大矣。故圣人在天下，懔懔为天下浑其心者，幪幪百姓耳。百姓皆注其耳目，仰视俯听，各有所望，圣人皆孩之，斯浑之矣。迭迭：诚切貌。

第五十章

（河上公注本作贵生章，彭本作摄生章）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一作进）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

万物出生而入死，皆在乎十有三中。夫十有三者，向来诸注，皆不得其正旨，今发明之。十乃天地生成之数。一天、一地，一乾、一坤，乾卦有三阳，坤卦有三阴。万物遇三阳而生，遇三阴而死。惟人之受生，其得三阳与物同，其入三阴则自促。七情六欲，大损元神，故曰动之死地。然其自促也，亦归于三阴而已。

夫物与人，而有三生、三死者，何以故？生生厚，则死者既灭，生者又添。死者既静，生者又动。此循环相因之势也。否则有生无死，将芸芸充塞天下，何以为安顿之区乎？虽然万物之死在于冬，万物之生在于春，其生死亦动静间耳。至于人则死而不生，非造化之刻待斯人也，亦因其不知养生，乃致长入死地耳。

夫上帝有厚生之德，圣人有摄生之方，人苟善求，即宜转阳生阴死之道，为阳往阴来之功，则长生久视，庶不与乍生之徒，动之死地者同之。物有三而生，又有三而死。摄生之道，则即以三阳之乾卦种一阳于三阴中，坤遂实而成坎。三阴之坤卦，萌一阴于三阳之中，乾遂虚而成离。坎离者，药物也。入室静修，观我一阳来复，即行摄之而归，摄之而伏。是摄生乃还丹之道，返本之功，接命之术，成仙之诀。逆而回之乃为摄，下而上之乃为摄，外而内之乃为摄，中有黄婆乃能摄。摄非易言者也。子母恋而养育深，婴姪偕而欢喜大，铅汞结而圣胎成，无为证而阳神出。虽虎兕甲兵，亦无所肆厄，又何有三阳而生、三阴而死，同夫凡人凡物也哉？

第五十一章

（河上公注本作养德章，彭本作尊贵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

，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道种物，德护物，故物以道生，而以德畜。物吐形，能势乃能成。万物尊道而贵德，以道无名，德有名；道之尊，德之贵。道德无使令，物理自然会。惟道主其生，惟德主畜。长育而成熟。而养覆。恃保全神，皆德之伎俩。不有、不恃、亦不宰，无为而成即真解。玄德者，上德也。

第五十二章

（河上公注本作归元章，彭本作有始章）

【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无遗身殃。是谓袭常。】

天下之道，有终必有始，然其始非一端也。金丹有始出之地，始行之事，始复之物。始出者何？坤炉与阴炉是也。阴中藏阳，故名阴阳炉。月现兑方，故名偃月炉。兑为少女，故名先天妙鼎。《悟真》谓“产药川源”，皆始地也。始行者何？致虚极，守静笃，吾以观其复。浊以澄，静之徐清，安以久，候之徐生。皆始事也。始复者何？混混成成，窈窈冥冥，其中有信，其中有精。无名之朴，无形之金，皆始物也。还丹以此金为始，故曰有始。然金非坤家故有之物，乃乾家之火精也。丹法以砂为主，入坤炉而成坎，禀和于玉池之水银以成戊土，戊土即阳丹也。阳丹乃外丹，外丹乃丹本。金花是他，真种是他，黄芽是他，白雪是他。以外丹为内丹之娘亲，故有始以为天下母也。母有圣号，称为阳铅。

夫有阳铅为母，即有阴汞为子。阴汞是后天子气，阳铅是先天母气。以外边阳铅伏内边阴汞，母与子见，故曰知其子焉。但此阳铅之来，须得火功妙用。盖铅生坎宫，沉而不起。欲其擒制离宫之真汞，当用武火猛烹，然后飞腾而上。及与真汞相见之后，则宜守城沐浴，不可加以武火也。始则母恋子而来，继则子恋母而住，故曰既知其子，复守其母也。子母相恋，终身不殆，则大丹成矣。

大丹名内药，圣胎是此，婴儿是此，真人是此。养内丹者，要有天然真火，绵绵于土釜之中，亦须假外炉阴阳符火，勤功增减。运用抽添，然后形化为气，气化为神。形神俱妙，与道合真。故当塞其兑，闭其门，终其身事也。温养两般，内文火而外符火。保全十月，去有为而证无为，故不敢勤于外事，扰室中静功也。《参同》云：“固塞其际会，务令致完坚。候视加谨慎，审察调寒温。周旋十二节，节尽更须亲。”此即温养功夫也。内境不出，外境不入

，塞兑闭门，是为要诀。若使不塞其兑，将日与外事应酬。道家常谈时务，是欲有济于外图，先已有伤于内养。口开神气散，意乱火功寒。长生大道，窃恐不成，故曰：“济其事，终身不救”也。

见小者，丹之金光，形如黍米，故曰小。能见此小则曰明。守柔者，身之王水，气本平和，故曰柔。能守此柔乃曰强。光者，神也，即金光也。明者，气也，即金精也。以金光罩金精，则光明藏里，神气相依。胎养功成，一身脱厄，故曰“用其光，复归其明，无遗身殃”，是之谓袭常之道，长生久视之修。袭常者，守其真常也。

吾山评：此章句句解得清，字字抉得出，还丹之道尽见于此。吾常谓太上之经，言简意赅，虽真仙不能尽识，何此注之特明也？乐甚！快甚！

第五十三章

（河上公注本作益证章，彭本作介然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竿。非道也哉！】

我：言我家也，非老圣自称之词也。介然：特操也。我家性体圆明，使我介然自定，有特操，有圆觉。躬行大道，唯施是畏。施则顺出成凡，多损我之真精，故以是为可畏也。夫积精累气可以成真，此大道平夷之路，人所共由者也。民心好径，争入邪途。妄作招凶，精枯神散。如朝廷之故官，既行除削，则元阳之尽失也。如田畴之疆畔，胥入荒芜，则关窍之皆塞也。如仓廩之积储，咸归虚耗，则精气之皆亡也。彼但服文彩，带利剑，征逐于饮食之徒，妄想乎资财之足。若是者，专以窃道名为心，如人隔墙用竿，暗挑物件，是称为盗竿而已。必非道哉！必非道哉！

第五十四章

（河上公注本作修观章，彭本作善建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祭祀不辍。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建中立极，故不拔。抱一无离，故不脱。子复生孙，分身现化，故祭祀不辍。身家乡国与天下，历言修德之地也。以：由也。观：示法也。由身示法身，以及示法身于家、国、天下，皆此真身也。德备于身，示法无尽，故以此周

知天下也。

第五十五章

（河上公注本作玄符章，彭本作含德章）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鸷不抟。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媵作，精之至也。终日号咷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含：怀也。怀德厚者，真人也。真人之心，不失赤子之心，故比于赤子，浑然忘物。斯恶虫兽鸟，不加害焉。骨弱筋柔，孩体也，故能握固。人知牝牡交欢，则媵作丧命。赤子无知，则精纯之至，盖无欲也。媵，赤子之阴也，又，缩也。俗以牖缩为媵缩，盖缩而不举也。人以忿而和气变，其声嗄然，赤子则有号、有咷而无嗄。号乃呼也，咷乃咽也。终日呼咽而不嗄，则气和之至也。人能知和，则守常不殆。我能知常，则真明自在。盖有益于人生者，赤子祥和之气也。倘其有知有识，以心使气，则反乎柔而为强矣。世之好强者，亦尝观之于物乎。末三句解见前三十章。

第五十六章

（河上公注本作玄德章，彭本作玄同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要得而贱。故为天下贵。】

知者，是行有所得之人。不言者，难言也。盖其深造自得，心欲言而口不逮也。若徒以言为尚，自谓某仙真书，真传已尽，不必师指，其道可行。岂知真固真矣，其间细微节目，比喻深机，吾恐其未尽谈也。又，况登真入道，不外还丹。还丹理明，乃能得道。今问汝，乾坤坎兑，是甚卦爻？龙虎汞铅，是甚法物？宾主雌雄，是甚分用？恍惚杳冥，从何体认？浮沉颠倒，怎样安排？而且玄牝未明，不能造化。黄婆未请，安得成亲？兼之言语难通，恩威难布，首经难觅，火候难知。且更有说者，古人云：金丹大事，须依有力者图之。访寻有力之妙用，问君载在何书？矧其功夫行持，并有书不能贷者。绝色欲，轻财利，去恩爱，慎德行，此皆要身上持行，而非书所能了者也。夫惟真心好道，感动上苍，尘念消除，神明默佑，乃能知其道也。按图索骥，岂足以竟其微哉？是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以其有难言者也。

或曰：“知之者固属难言，以彼未知之光，却又从何闻之？岂不有能言者导其知乎？丹经云：得师口诀，乃能成道。又似知者之必有言，言者之必有知

也。请再为说之。”曰：口诀者，亲切语也，细微语也。重重抉破，乃为口诀。并非单词只字，三言两句之为口诀也。黄帝访广成，细谈三日。吾师遇钟祖，坐论一句。天亶圣人，上根仙器，犹非几句可了，况其下乎？今人以口诀为捷传，皆非也。口诀未尽，师去还来。讲究之时，熟闻心记。可以串通乎古书，发明乎层次。此即口诀之妙也，人读丹经既多，一闻口诀，便可豁然开悟。以经印诀，以诀印经，真实不虚，合乎大道。此真师之所以当求，聪明之所以难恃也。又况真师本根，原系阴德之士，修炼而成，岂不知重玄秘语，天所以与善人，而不以与非人者？若知之而轻言之，则紫阳何以三谴乎？其不言也，实不敢轻言耳。即或大器相逢，传薪念切，亦必屡试屡磨。弟勤师苦，而后盟香敷说钵传。此日派衍将来，慎勿闻之而不行，又勿得之而自秘也。言之如此，不其难乎？愚注《道德经》，虽比先贤解释分外详明，然其逐章注疏，依经遗言，而于丹道妙机，不能成段写出。英雄志士，幸觅明师指破之，其得法更为易也。因注此章首二句而细论之。

塞兑闭门，养神气也。挫锐而不为锐挫，能守弱也。解纷而不为纷扰，能泰定也。和光而幽光，同尘而出尘。孟子曰：圣人之于民亦类也。此即玄同之旨也。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可得而亲，则可得而疏也。不可利害，不可贵贱，亦如此也。故为天下之至贵，无复有贵于圣德者。

第五十七章

（河上公注本作淳风章，彭本作以正章）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乎？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正，非徒端拱也，实有能敬之教，使之感孚。奇，非同诡诈也，实有静镇之教，使人难测。故必以正治国，以奇用兵焉。无事取天下，无为而成功也。以此者，以治身之道，知治世之道也。朝多忌讳，则贪鄙之臣进，故能使民贫。民多利器，则机诈之徒起，故国家滋昏。至于技巧悦君，必多奇淫之物。法令侮民，必多盗贼之属。此皆治理之变也。故复引圣人所言，以观其治道之常，盖在于有欲、无欲之分耳。

第五十八章

（河上公注本作顺化章，彭本作其政章）

【其政闾闾，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孰知其极，其无正耶。正复为奇，善复为妖。民之迷，其日固久。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閼閼：敦朴貌。醇醇：安静貌。政敦其朴，民安于静矣。察察：刻核也。缺缺：疏忽也。政好刻核，民多疏忽矣。祸福倚伏之端，人正知其极而守其正。敦知二字，言外有叹人不知之意。不知其极，则亦无守正者耶。夫正本直道，乃复变为奇邪，因无正也。善本祥和，乃复变为妖孽，亦因无正也。然则民入迷途，夫岂朝夕之故哉？割：裁截。刿：伤残也。肆：径行。耀：炫异也。四者皆民之迷也。惟圣人大方无隅，而不假裁截。清廉自守，而不致伤残。履直韬光，则得道之正轨也。

第五十九章

（河上公注本作守道章，彭本作根蒂章）

【治人事天，莫如嗇，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蒂，长生久视之道。】

嗇：俭也。早服：以富国安民言。积德；以民安国富言。克，胜也。犹言治事崇俭，则能富国安民，而使民安国富，战无不胜也。战无不胜，则莫知其所穷极。驯至于泽厚仁深，必可以得国矣。国，指邦本言。邦本既立，则投真砂于玉池，而先造其铅母。铅母擒汞子，则可以享国长久矣。是谓深根固蒂之修，长生久视之道。根蒂者，归根以伏其气，养蒂以全其神也。

第六十章

（河上公注本作居位章，彭本作烹鲜章）

【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烹与割不同，割尚分析，烹尚调和。小鲜：小物也。视大国如小物，只在乎调和民情而已。鬼：魔也。神：灵也。不伤：不扰也。犹言以道立治，魔虽灵而不扰。非不扰人也，圣人以静治而不扰人，魔又何敢扰人哉？故魔与人两忘，而为圣德治伏也。交归：咸服也。

第六十一章

（河上公注本作谦德章，彭本作下流章）

【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

国大过，欲兼畜人。小国小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故大者宜为下。】

此章示天下诸侯当修下以怀小邦也。下流为众水所归，比大国之统下国，故曰大国者下流，非言居下流也。管合附庸，故称为天下之交。当用柔德，故譬以天下之牝。牝：柔道也。牡，刚道也。小国虽刚，大国以柔静胜之，故静为谦下之德也。大国谦下于小国，则小国乐为社稷之臣，每岁可收其供给。小国谦下于大国，则大国尝有奖赏之意，每年可邀其赍予。故或谦下以取之，或居下而取之。大小本相资也。大国有大过象，老夫得女，过以相与，故有欲兼畜人之德，言欲生全小国也。小国有小过亨，与时偕行，过以利贞，故有欲入事人之道，言欲依附大国也。大小各得其欲，皆因大之下小也。否则小国之君，虽欲臣事大国，而大国强凌，小亦不悦服于大也。

太上大旨，本为大国诸侯讲柔远相资之义，而于修身微旨，亦自双关得妙。今试言之：

大国者，昆仑也。下流者，元海也。昆仑之津，下归于元海，言元海而昆仑相接，故曰大国者下流，非言昆仑居下流也。下流之地，当天下之交。交者，附也。众服依附在于此，即所谓黄庭也。下流之德，为天下之牝。牝，柔也。专气致柔在于此，故称为牝户也。牝户一穴，元精在内，静摄肾气于其中，故其先以肾为牝门，以心为牡。而今又以我为牝，以彼为牡。盖颠倒其刚柔，非颠倒其牝牡也。心火，其性刚躁，水之静能制火之动，此即铅之来，能制汞之飞也。以静为下者，用默、用柔，修谦下以定心性也。故昆仑美液，流入元海。液又化气，而入丹田。

大国下小国，即由昆仑到丹田也。取小国者，采取丹田金水，逆转天谷也。小国下大国，又从丹田到昆仑也。取大国者，并合昆仑金液，共落黄庭也。故或昆仑之液，流下丹田以生气，则取丹田之气者，是为下以取也。抑或丹田之气，逆上昆仑以生液，则吞昆仑之液者，是为下而取也。大国大过者，实取法于易道矣。泽风之卦，利于攸往，故象词以泽灭木为喻。盖言泽水高涨，而其木皆淹，是为大过之象也。上昆仑之甘露下降，原以攸往为亨，与大过正相合焉，神化气而气化精，将以充满丹田也。故有欲兼畜人之德。小国小过者，亦取法于易道矣。雷山之卦，利于守贞，故象词以鸟遗音为喻，犹言飞鸟宜下，则其音可闻，是为小过之象也。下丹田之真液中涵，原以守贞为吉，与小过正相符焉。精生气而气生神，将以飞依黄庭也，故有欲入事人之道。一上一下，相资相守，颠倒乾坤，逆运黄河。修身妙诀，莫过于此。

补注：故或数句，一作故黄庭居下，以收昆仑之液者，则为下以取。又，或黄庭照下，以摄丹田之气者，则为下而取。此义亦可参观。

吾山评：黄庭为养心之府，牝户为养肾之源。今以养心者，称为牝户，盖以存神保精，道贵静也。凝神聚气，道贵柔也。虚神受气，道贵谦也。守神候气，道贵弱也。以神交气，道贵下也。调和神气，道贵和也。牝道有静、柔、谦、弱、下和之六德，故借牝户之名，权易黄庭之名，非移户之地于黄庭间也。修丹家颠倒法物卦爻，每多互相借名耳。涵虚直言之，回道人更加发明，一句一真诀，扫尽千百譬喻也。得者宝之，非人勿示。

第六十二章

（河上公注本作为道章，彭本作道奥道）

【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弃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为天下贵。】

万物之奥，犹言造化之源也。善人则宝重之，以修丹而作圣。不善人亦保全之，可补气而延年。此道之至公也。善言此道，可使从者如市。尊行此道，可以加人一等。此道之不负人也。世之弃道之驰者，人自不善耳，道何尝弃人者？故以天子三公之贵人，拱璧驷马之贵物，而与道相较，终不如坐进此道之为贵也。坐：守也。《左传》：楚人坐其北门是也。又，跪也。《曲礼》：坐则迁之是也。夫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以其求则得之，得则免罪也。故天下之贵，莫贵于此。不曰者，古不云乎之词也。

第六十三章

（河上公注本作恩始章，彭本作为大章）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

为无为之为，事无为之事，味无味之味，皆指恬静澹泊也。大小多少，称物平施也。报怨以德者，以直报，即以德报也，非有所加厚也。图难于易者，人之轻易，我独难之，不是先难后易也。为大于细者，不矜细行，终累大德。此与书言同也，故又曰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可晓然也。作于易，始于戒轻易也。作于细，始于矜细行也。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益明上文之必作于细也。其必作于易者，更立论以明之。譬如轻诺之人，必为寡信之人。可知言多轻易之人，必终为行多难成之人也。是以不难者，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也。

第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破，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凡修大道者，从安定时持之则易持，否则欲起难持也。从未兆时谋之则易谋，否则物走难谋也。脆弱者易破，微芒者易散，盖言嫩之难得，小之难捉也。为之于未有，则安可持而未兆可谋也。治之于未乱，则脆不破而微不散也。人可不慎其术乎？

又，要功夫渐进，乃无退机。如生木然，由小及大；如筑台然，由下累高；如行路然，由近及远。此明证也。有为者，欲成反败。有执者，欲得反失。而圣人则无为也。然无为、无执，又要始终不变，乃克有成。尝见愚民作事，多有垂成败功者。人可不慎终如始乎？惟圣人欲而不欲，欲则好道，不欲则贱货贵德。且学而不学，学则有术，不学则澹然无为。盖所以反众人过用之心，辅万物自然之理，而不敢有为者也。前五十七章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为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亦即此也。

第六十五章

（河上公注本作淳德章，彭本作愚民章）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乃至于大顺。】

道不重有知、有识，以损其浑沦；而重不知、不识，以全其无名。故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也。“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前所谓“智慧出，有大伪”也。“以智治国，国之贼”。前所谓“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也。“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前所谓“绝圣弃智，民利百倍”也。智、不智两者，实关治国之利害，亦即治国之楷模也。人能知此，则可称为玄德。玄德者，其鉴深，其光远，愚而不愚，与物之蠢蠢者反矣。大顺：大化也。如此玄德，乃可及于大化也。

第六十六章

（河上公注本作后已章，彭本作善下章）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人，必以言下之。欲先人，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人不重，处前而人不害

。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江海善下，群流归之，故称为百谷王，以观圣人。欲上民而言下者，前所谓“高以下为基”也。欲先人而身后者，前所谓“后其身而身先”也。是以圣德冲和，在上无震慑之威，而民不饰矜重也。当前无凌厉之气，而民不防患害也。故天下推戴圣人，乐而不厌也。莫能与争者，圣人如江海之善下，百谷皆莫能分其势也。

第六十七章

（河上公注本作三宝章，彭本同）

【天下皆谓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也夫！我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而广，舍其后且先，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

道本无方无体，以大称之。是必有方体可拟，反不肖其大也。惟大莫名其妙，故不肖人之所谓大。若肖人之所谓大，则大者而亦小也。故曰“久矣其细”也。太上以三宝为言，亦大之散见者耳。一曰慈，慈必果于仁，故能勇。二曰俭，俭必善于积，故能广。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不敢先则大器晚成，故能成器长也。然而舍慈为勇，必有忍心。舍俭为广，必有贪心，舍后为先，必有争心。皆取死之道也。但以一、二、三分陈三宝，则一之为贵，故举慈以毕言之。慈以战则胜，见义必为也。以守则固，存仁必坚也。救之者，以指人言。天将救人，亦必以慈卫人也。慈之为道大矣哉！

第六十八章

（河上公注本作配天章，彭本同）

【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争。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

恃力曰武，恃气曰怒，接杀曰争，皆非善为士，善为战，善胜敌者也。古之用人者，敌中有虎将，常为谦下以招之，使彼释甲而来投，是谓不争之德，即所谓用人之力也。且其德足以配天，天不竞功而成，旷古之极则也。

此章秘义，为修丹者言之欲伏白虎，先降真龙。盖白虎为难制之物，龙不谦下，虎必奔逸。炼己无净，乃能用虎之力也。

第六十九章

（河上公注本作玄用章，彭本作轻敌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

用兵者，他主我客，让他挑战，则能以逸待劳，进寸退尺。让彼来追，则能出奇擒伏。此用兵之妙策也。无行者，无两足也。左步为彳，右步为亍，行无两足，不能行也。攘恃乎臂，无臂何能攘也？扔，相因也。敌相因而相敌，无相扔，则无相敌也。兵，利器也，战者执之而冲锋。执无兵，则不能战也。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宝莫宝于仁义，故抗兵相加，必许胜于哀者矣，哀即前章慈以战之义也。

此章内包还丹之妙诀，以用兵比临炉也。吾者，砂也。我家之砂，不敢为主，必投彼家之玉池，就彼家造出真精，则是彼为主而我为客，所谓颠倒主宾也。进退指行火，过寸而退尺，非是有火不行。盖其谨于行火，临事而惧也。行无行。言语不通，恩威不到也。攘无臂，火候未明，媒婆未觅也。扔无敌，龙虎不调，斤两不称也。执无兵，符信未传，药材未得也。焉敢临炉施功，致丧吾宝哉？吾宝：朱砂也。紫阳云：“用将须分左右军（上阳注云：左右即彼我也），饶他为主我为宾。劝君临阵休轻敌，恐丧吾家无价珍。”意本此也。抗兵相加，即指彼我相对，我能以本性慈仁，结彼金情顺义，则金来投木，我必胜矣。故曰：哀者胜矣。

吾山评：真诀尽凭此处得，更从何处觅仙书？

第七十章

（河上公注本作知难章，彭本作知我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怀玉。】

太上之言皆道也，然道不外乎人身，故曰易知、易行。然天下卒无能知、能行者，《中庸》所谓道之不行，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以敌莫能知、莫能行也。然其言可为修治之祖，而其事实提出身世之纲，故曰有宗、有君。此太上之经义也。人惟不知此道，是以不知太上耳。太上曰：知我者希，则我贵矣。如圣人之被褐怀玉也。褐：贱者之服。贱服被于外，美玉怀其中，即知希而贵无损也。所谓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人能之也。

第七十一章

（河上公注本此为知病章，彭本作病病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能知人所不知者，则道明德著，故为上也。强不知以为知者，则身贻大患，故曰病也。夫惟以强不知之病为疚心之病，则即无强不知之病也，是以不病也。圣人之不病，亦是如此。

第七十二章

（河上公注本为爱己章，彭本作畏威章）

【民不畏威，威至矣。无狭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惟不厌，是以不厌。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

威具肃杀之气，民不畏威，天将大其肃杀也。然天本好生不好杀也，皆人之自其杀耳。故当无狭其所居，无厌其所生。狭：窄也。居：神舍也。厌：绝也。生：气机也。言当宽其舍以安其神，续其机以引其气也。夫惟不绝其气，是以养气不绝也。惟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自知则幽独自慎，而不敢炫耀于人。自爱则保养为重，而不敢矜尚于人。故去其自见、自贵之心，而取其自知、自爱之心。凡皆以切身为务而已。

第七十三章

（河上公注本作任为章，彭本作天网章）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是以圣人犹难之。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坦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勇：果也。杀，令妄心皆死。活，令元神复生。欲死妄心在于决，故当敢也。而生元神在于渐，故不敢焉。杀与活两者，害中有利，死心所以活神也。利中有害，活神先要死心也。故曰：“或利或害”，言其利害相济也。此其中有天道焉。天有好恶，默施刑德，世人难知其故。单言所恶者，好生是彼苍本体，而杀机独有不可测者也。是以圣人言天道，亦不敢于轻易也。

天之道何如哉？不与下民争理论，而修短凭临，则皆胜矣。不与下民言善淫，而祸福到头，则皆应矣。不召而自来，坦然而善谋。极言其迟速美恶之报，因人而施，毫无差忒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何其包罗之大而密哉？修身者，当恒其德以承天焉可也。

第七十四章

（河上公注本作制惑章，彭本作司杀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

，孰敢？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手矣。】

民不畏死，则不惧杀矣，又何必再以死惧之？若使民心常存一畏死之念，则众人之中，独有奇诡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狃于常习而不畏杀也？昔孔子与康子言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及其相鲁，独诛少正卯一人，以慑群奇，即此意也。如是者，乃可称为天吏。天吏：司杀者也。天有司杀者，杀其奇邪，使无司杀之权。强代司杀者行杀事，是如大匠之所斫，而我以不能斫者代之也。以能斫者代大匠斫，鲜有不伤其手者。然后知以非司杀者代司杀者杀，鲜有不伤其仁心者也。焉用杀哉？不如为善服人也。

愚按：用杀：比有心杀欲。不用杀：比无心杀欲。人能一正其神则诸邪自不敢犯，此善杀不劳之秘诀也。

第七十五章

（河上公注本作贪损章，彭本作无生章）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惟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

上之食税多，民之饥荒起矣。上之有为多，民之难治见矣。民之轻死，为贪货利，欲厚其生，是以轻身不顾。谚所谓人为财死者，此也。夫惟不以货利为重，则心清欲寡，是贤于贵生者也。

愚按：税多民饥，比形太劳则枯。有为难治，比神太用则乱。

第七十六章

（河上公注本作戒强章，彭本作处上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共。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柔弱者，气坚强者，骨气聚而身和则生，气散而骨立则死。万物之生死，亦相类焉。柔脆则水气足，故生。枯槁则水气竭，故死。坚强关乎死，柔弱关乎生。不可即形质之易见者而晓然哉？更有取譬者：兵强不胜，我气先衰，敌气方旺矣。木强则拱节，硬气不达，大止于拱把矣。是故上下之分，亦分于坚强柔弱焉耳。修身者，可不以谦和为上乎？

第七十七章

（河上公注本作天道章，彭本同）

【天之道，其犹张弓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耶？】

太上以易见者言。天之道，有如张弓，体尚平正而已。高者抑，下者举，则两臂平。有余损，不足补，则一身正。天道以齐七政、序五行为调燮之妙，亦在乎平正已也。故又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也。人道则不然，损不足而奉有余，是使不足者益加不足，有余者益加有余也。谁能以有余奉天下之不足者哉？惟有体天立道，欲万物之各得其所者，是可即圣人观之。为不恃，功不处，损有余以奉天下，而不自居其德也，其不以贤德自见者耶。

鄙注诗曰：天道亏盈谦受益，人情消耗损弥凶。若能会得经中义，砂种金丹合圣宗。

第七十八章

（河上公注本作任信章，彭本作柔弱章）

【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之不祥，是谓天下王。”正言若反。】

起三句，即前所谓“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者也。无以易之，言无他物能易此攻坚者也。柔弱胜刚强，天下皆知此理，而卒无有行之者。故太上复引圣人之言，以喻柔弱之盛德。受国之垢，受国不祥，皆圣人躬自责备，所谓朕实多咎，民有何辜？朕德凉薄，天降此殃也。正言若反者，言此圣人之正言，皆反求其身，不敢责人。盖亦柔弱之道也。

第七十九章

（河上公注本作任契章，彭本同）

【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万方多怨，君德必薄。遇民怨而犹不自责，反欲解和大怨，即有能和者，必有未和者在内，则余怨难消矣，安得谓为全善哉？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是以圣人治世，必修自厚之德，取信于百姓，不责人而人自孚。譬如合同约契，分左右而各执之，永以为凭，则尔无我诈，我无尔虞也。圣人执德如执左契，民奚有不乐者哉？是以有德者司契，无德者司彻也。彻：考过也。察察然以考过为事，全不自省，而民弗从也。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书》所谓“皇天无亲，克敬为亲。民罔常怀，怀于有仁”者也。

第八十章

（河上公注本作独立章，彭本作小国章）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客有欲为国大民众者，使有亿兆人之器而不用，斯其用必愈足矣。拟将返古还初也。太上则不然，举小以例大，言其小而大者可知。夫国小民寡，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则其用必愈多矣，何难返朴还淳乎？故使民不用其器，惟宝其身。只居本土，弗徙他邦。重死而不死，养生而长生，外何有乎？斯时也，国中之人步履轻健，故有舟车不乘也。国中之境，盗贼全无，故有甲兵不陈也。国中之治，浑厚质实，结绳之风可续也。甘食美服，安居乐俗，邻国相望，鸡犬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则应酬简而不启繁华，物用丰而各安家室。国之高人曰：一丘一壑，自谓过于人间也。一春一秋，宛若忘于壶中也。爷爷母母康永寿，夫夫妇妇长相随。兄兄弟弟吹埙篪，子子孙孙调鸾鹤。又何异洞天福地，极乐世界哉？

第八十一章

（河上公注本作显质章，彭本作不积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信、善、知，皆主立言，说此，全经结义也。笃实之论，一真而已，不尚虚华以悦世。求悦世者，虚华也，非笃实也，故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继术之嘉，一是而已，不尚穿凿以惑人。求惑人者，穿凿也，非继述也。故曰：“善者不辩，辩者不善。”通达之文，一理而已，不欲泛滥以逞才。求逞才者，泛滥也。非通达也，故曰：“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而又从立德、立功。以全此经之大用。积者，积善也。圣人不言积善，只立己之大功、大德。而功无不宏，德无不普，故以功德为人，己愈有其功德。更以功德与人，己愈多其功德。道以默运为生成，故有利而无害。圣人之道，以无心为造化，不与人争积善行，故其大与天同。古语云：太上立德，次立功，次立言。三者俱不朽。可移跋于斯云。

涵虚子注此经毕后，时绎时寻，言行相印，自谓其不立文字，能吐真机矣。尾章以功德言作结注，亦自谓其美善矣。既而想起“为而不争”四字如何以

作八十一章之归根？忽恍然曰：是也，是也，此一句尤足为全经之谷王也。修士所惧者，在闻道不为徒争小功、小德、小文名与一切浮云富贵竞相征逐空消有用之躯耳。夫圣道与天道相同，天道主生成，原有利而无害也；圣道统造化，不亦有利无害乎？我愿功成名遂，孝尽忠全之士，人人栖真，人人得道。先行玉炼之事，大隐市廛。次行金炼之功，深居崖谷。内尽其所为，外绝其争念。夫惟不争，则天下且莫能与之争也，至人也。圣经大结之意，至矣哉。

老子真传

老子，楚人也。父乾元杲，为商（别作周）上御史。娶洪氏，讳婴敷。昼寝，见五色霞光拥太一老君降于空际，倏变为流星，飞入口中。遂凝琼胎，十二年而生于苦县之赖乡曲仁里李树下。即李为姓，以梦老君生，故称老子，以耳长，故名重耳，号白阳甫。时商武丁元年三月十五日也。（以上见仙经及《路史》）。

《内传》云：“姓李，名耳，其母见日精下落，如流星飞入口中，因有娠。怀之七十二年，于陈国涡水旁李树下生。指李树曰，此为我姓。生而白首，故号老子。耳有三漏，故号老聃。”

《五宗网纪》云：“姓李，名宰，定王丁巳九月十四日生。”

《月令广义》云：“玉女者，老子之母也。梦五色霞光，结如弹丸，流入口中，吞之有娠。怀胎八十一年，息苑树下，剖左腋而生。时武丁元年三月十五日也。”

《索綯前凉录》云：“乾元杲，七十二无妻。与邻妇益寿氏为隅，娠八十年而生。”

《酉阳杂俎》云：“李母，元君也。日精入口，吞而有孕，如此七十二年而生。”

刘勰《新论》云：“老子感火星而生。”

《路史》云：“感流星而震，十有二年而生。生而能语，黄面皓首，故曰老子。邑于苦之赖乡，赖乃莱也，故又曰老莱子。”

《高士传》：“老子生于殷时。”

《神仙传》：“老子，名重耳，其母感大流星而有孕。或云怀之七十二年乃生。或云其母无夫，老子是母家之姓。或云老子之母，适至李树下而生。生而能言，指李树曰：‘以此为我姓。’”

《列仙传》云：“老子乘白鹿入母胎。”

《唐纪》云：“老子之母，食李有孕，父母弃之，八十年而始生于李树下。唐高祖追宗老子，故曰仙李蟠根。”

《杂俎》云：“玄妙玉女，天降玄黄气，入口而孕，三千七百年生于西那

王国，此乃道德天尊事，非老子也。”）

至性纯孝，赖俗化之。平生恬淡无欲，外损荣华，内养精气。商周之际，历数百年不衰，时称古隐君子。

《史记》：“百有六十余岁，或云二百余岁。

稚川云：“老子在周三百余岁。”

《路史》云：“母四百有四十，或云二百二十。”

《广记》云：“二百七十岁。”

《山堂肆考》云：“生于殷武丁，至始皇九年，历年九百九十六岁。”

考武丁元年，至始皇九年，实共一千零八十七岁。老子在周，多更易名字。文王时，号鬻鬻子（一作支邑先生），为守藏史。武王时，号育成子，为柱下史。康王时，号郭叔子，顷王时，号老莱子。夫人甚贤哲，同老莱子隐于耕桑。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楚庄王闻之而方之，时老莱子方织，王进而问曰：“守国之政，愿先生佐孤。”老子曰：“诺。”王去。其妻樵还，曰：“子许之乎？”曰：“焉。”妻曰：“妾闻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随而鞭捶。可授以官禄者，可随而斧钺。’妾不能为人所制也。”投畚而去。老莱子欣然，即时与妻偕遁。

史迁云：“老子之子名宗，仕魏为将军，封于段。宗之子汪。汪之子言。言之玄孙瑕，仕于汉。瑕子解为胶西王太傅，家于齐。”当时祖孙父子，想必播迁无定，支分派别欤？

或云：在越为范蠡，在齐为鸱夷，在吴为陶朱公，汉初为黄石公，文帝时为河上公，此皆不可测者也。

葛稚川云：老子无世不出，数易名字。其所以然者，按《九宫》及《三五经》、《元辰经》云：人生各有厄会，至其时，必易名字，以随元气之变，乃可以度厄延年。今世有道者，亦多如此。老子在周数百余年，其中必在厄会非一，是以名稍多耳。欲正定老子本末，故当以史书实录为主，并老子有经秘文以相参审，其他若俗说多虚妄。

又《西升中胎》及《复命苞》、《珠韬玉机》、《金篇内经》皆云：老子白黄色，美眉广颡，长耳大目，疏齿方口，厚唇，额有三五达理，日角月悬，鼻纯骨双柱，耳有三漏门，足蹈二五，手把十文，长九尺，齿六八，此圣人之仪表也。夫人受命，自有通神远见者，与常人不同，应为道主，故能为天神所济，众仙所从。是以所出度世之法凡九百三十卷，符书七十卷，皆老子本起中篇所记者也。目录尚在，信而可征。其不在此数者，皆后之道士，私所增益，非真文也（稚川）。

老子无为自化，清静自正（史记）。专以长生为务，故在周虽久，而名位

不迁。盖欲和光同尘，内实自然。道成乃去，盖仙人也（《神仙传》）。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犹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也。”

一日，问孔子曰：“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求二十七年而不得也。”老子曰：“使道可献人，则人莫不献之其君矣。使道可进人，则人莫不进之其亲矣。使道可告人，则人莫不告之其兄弟矣。使道可传人，则人莫不传之其子矣。然而不可者无他也，中无主而道不可居也。”

孔子见老子而语仁义，老子曰：“播糠眯目，则四方易位。蚊虻啮肤，则通夕不寐。今仁义惨然，乃愤吾心志，乱莫大焉。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放风而动，总德而立，同归自然可也，又奚杰然若负大鼓而求亡子邪？夫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辨媸妍。不誉之观，不足以广本性。泉涸鱼相处于陆，相响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

孔子谓老子曰：“某治诗、书、礼、乐、易象、春秋，以干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老子曰：“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皆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

孔子归，三日不谈。子贡怪而问之，孔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网，游者可以纶，飞者可以矰。至于龙，吾不知其乘风云而上九天矣。今见老子，其犹龙乎？”（集史迁、《庄子》）

老子居周，久之，见周德衰，乃乘青牛车，西出秦关，以升昆仑。关令尹喜望紫气，先知焉，乃扫道四十里以迎之。已而老子果至，尹喜曰：“翁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乃停车关中，作《道德》五千余言，尽授尹喜而去。

东汉间，青州有王氏子者，名成，字玄甫，道号东华，遇昆仑西母王启珠。珠喜其同姓，赐号白云上真，授以老子之青符玉篆，金科灵文。玄甫服习三年，勤心弗懈。老子感而降之，即以《黄庭·内景》删为一卷，名曰《外景》，以授玄甫修持，兼示九转八琼丹火候。玄甫乃韬光晦迹，结庵静炼。功成，号东华帝君，理东方少阳之气。复称紫府少阳，为扶桑大帝，君辅相。

三传至纯阳先生，先生云：老子之《外景》及玉宸之《内景》皆藏于扶桑宫中，东华祖赞而传之，所以著老子度世之心也。夫老子，前身本太上老君所托，故隐显变化，与老君如一辙。老君在上古，首化三清。天皇时变名万法天师，地皇时变名玄中法师，人皇时变名坚固先生，三皇后变名金阙帝君，伏羲

时为郁华子（又改郁密），神农时为九灵老子，帝喾时为禄图子，尧时为务成子，舜时为尹寿子，夏禹时为真行子，商汤时为锡则子。至商武丁时，始降全神为老子。此又别开生面，再造乾坤之时也。后人不知，混以老君为老子，遂以前身之事攒入后身。或云老子是先天地生，或云老子是天之精魄。使核实者叹为虚渺，不出《老仙正经》。《抱朴子》云：夫有天德，则有道术。道术之士，何时暂之？是以羲轩以来，至于三代，显名道术者，世世有之，何必常是一老子也？皆由晚学之徒，好奇尚异，欲推崇老子，故有此说。

其实论之，老子盖得道之尤精者，非神异也。何者？若谓老子是得道，则人必勉力追慕。若谓是神异，则长生不可学也。以愚论之，老君在前为神异，老子在后与人同。为神异者不可学，与人同者则可学也。稚川之心，只从实据而已。儒者谓圣人之生，因人气而禀天精，其言最允。老子生身，借四大以成形，精修盛业，为神仙模范，道德宗风。功完行满，归总诸天。分而为万，合而为一。分神降世，俱以修道为本，其不可学者在此，其有可学者亦在此也。至若庄生、方朔辈，谓为老子易名者，皆不可信，此盖老子所赐者也。宝颂云：“产漆园、方朔之辈，丹析微芒。是乃如丹阳之母，梦受神人丹篆，而产大仙才也。”仙传曰：“世遵老子之教者，皆清虚恬静，与世无争，故能被褐怀玉，无有颠沛于险世。”其源远流长，汪洋若此，岂非乾坤所定万世之师表哉？

月居青岛数载，尝以老子清净法指示晚成朱子、结成李子、回风刘子，盖兢兢恐惧，不敢忘家法云。

前有老君，后有老子，是一是二，融洽分明。其文品则流水今日，明月前身者也。（吾山）

夹叙夹议，亦史亦庄。所集诸家传记，皆能撷秀餐英。此老子第一篇宝传也。（保和）